

玉壶冰心

夏日读书滋味长

张绍琴

炎炎夏日,执卷在手,智者贤人相伴,温言良语,娓娓道来,启人心智。墨香氤氲,沁人心脾,时光悠悠,滋味深长。

夏日绿树荫浓,驱车入山,在大自然的怀抱里,不拘一格,或坐在草坪上展书而读,或在绿荫下持书而立,都是美丽的剪影。对读书人而言,呼吸着大自然清新的空气,沉浸在书中,便是最惬意的享受。任清风不识字,时来乱翻书,任风吹到哪页就读哪页。阳光透过繁密的树枝洒下斑驳的光影,在微风中晃来晃去。蝉鸣嘶嘶,一声长一声短,如同书里正读着的一阙隽永的词。鸟鸣此起彼伏,清脆悦耳,仿佛一个个方块字与标点符号协奏出的交响曲。

入山,不是刻意去看书,只是习惯带着一本书与大自然深情相拥。好像和恋人约会,书是载体,书让相爱相知的两个人之间有了更多延伸的话题,书让彼此有了深度探索的可能性。在大自然中读书,和风景一起,无意中也就成了他人眼里的风景。入人眼眸时,人家必深深地凝视片刻。我携书上山,在家人定格下的镜头里,便成了当之无愧的主角,发在朋友圈,常常赢得点赞与好评。山的一隅也因读书的我而更显生动。

于树荫下读书,如同慢品一壶碧绿的清茶,悠悠半日,自得佳趣。

夏日假期,回乡看婆婆,我喜欢带一本书。老家堂屋的八

心灵物语

吴林溪

清晨六点,我被窗外传来的一阵熟悉的旋律唤醒。是邻居家那个老式闹钟,每天都固执地准时响起。起初我觉得扰人清梦,久而久之,倒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它像个不懂世故的孩子,天真地以为,只要响起,就能把所有人从梦乡里拽出来。

我轻手轻脚地起床,生怕惊扰了还在酣睡的儿子。推开窗,凉爽的晨风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,仿佛大地的呼吸。

我深吸一口气,感觉肺部被清新充盈。天边泛起鱼肚白,树叶上的露珠在微光中颤抖,像是不舍得离开这短暂的栖息地。远处传来几声鸟鸣,清脆悠扬,像是在向世界宣告:喂,我醒了,你们呢?

这样的清晨总让我想起童年。那时,我常被爸妈轻声唤醒。“起床喽,小懒虫。”妈妈的话语里带着笑意,像是在唱一首只有我们才懂的晨歌。

我睁开惺忪的睡眼,看到爸爸已经穿戴整齐,准备出门晨练。他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高大,仿佛一座永远不会倒下的山。厨房里飘来阵阵香气,是妈妈正在煮粥。那香味缠绕在鼻尖,像是要把我从梦的边缘拉回现实。

我蹒跚着小步子,跟在爸爸身后。清晨的街道上,三三两两的人影匆匆而过。有挑着菜担的老农,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;有晨跑的年轻人,脸上洋溢着对生活的

五味人生

子安

生活中,有细水长流的温柔,也有风起云涌的波澜。如同一首诗,既有平平仄仄的韵律,也有惊心动魄的跌宕。即便是琐碎的争吵,也不过是情感交响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。

那天,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,照在了温暖的木质地板上。早晨的空气中带着些许新煮的咖啡的香气,而我与妻子的争吵却突兀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原因很简单,我忘记了她前一晚叮嘱的事项,而她则对我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不满。我们的声音逐渐提高,直到它们在空气中碰撞、碎裂,最后沉没在无言的沉默里。

然而,这些小事并不能真正触动我们多年累积的情感根基。这些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调味剂,让我们的情感更加鲜活,更加真实。我深知,爱并不总是柔情似水的凝视,有时也是激烈的辩论,甚至是愤怒的指责,但这些都掩盖不了我们心中那份深厚的情意。

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,于我而言,是一种给平凡事物赋予意义的能力。它不是逃避现实中的不完美,而是学会在不完美中寻找美好。每一次争吵后的和解,都是对彼此

仙桌很有些年头了,桌沿岁月磨砺的包浆闪现出温润的光泽。房顶上挂着吊扇,二十多年来从未罢工,每年夏天依然为我们送来清风。和以前一样,我坐在右侧的位置,趴在方桌上,打开书本,写写画画。直到婆婆呼叫“吃饭了”,我才收拾好书本,到灶房取出碗筷,端出饭菜,一一摆上。

在老家八仙桌上读书,池塘里蛙声一片,庭前鸟雀啾啾,一猫一狗绕桌走来走去,毛茸茸的尾巴不时扫着我裸露的双腿。两只鸡将屋内和院坝当成它们的游乐场,悠闲地踱着方步,不时“咯咯”地将小而尖的嘴巴对着地面啄食。坐在方桌边读书,仿佛时光停滞,从未向前,我仍是十来岁的孩子,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作业,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,童年似乎很漫长。

回乡读书,不变的堂屋,不变的八仙桌,坐在以前的位置上,安然而舒适,那是时光的一种穿越,缓慢而悠长。

燥热之下,也有一些日子,哪儿也不愿去,就蜗居在家。着家居便服,甚至一袭睡衣,或坐桌边,或倚床头,一书在手,畅游文字之中,虽处方寸地,却毫无狭窄憋闷之感。渴了,泡一壶茶,自斟自饮。茶香袅袅,书不曾离手,自有清欢;饿了,到厨房做出一两碟自己喜欢的家常菜,不必刻意迎合谁,吃完依然回到书里的世界。闭门闲读,尘事皆抛,只与文字相亲,纯粹,轻盈,如一缕白云在瓦蓝的天空中徜徉。

夏日闭门闲读,窗竹影摇书案上,清风明月一味凉。

清晨遐思

热情;还有骑着自行车送牛奶的大爷,车铃“丁零丁零”响,像是在为这座城市敲响晨钟。空气里弥漫着新鲜出炉的馒头香气,那是从街角的小店飘出来的。那时的我不懂,这些普通的清晨场景,竟会在多年后成为心底最珍贵的回忆。

晨练的习惯跟随了我二十多年,但自从有了儿子,晨练就暂时搁置了,但我早起以后总要在阳台上独处一会儿,煮一壶花茶,看着朝阳一点点升起。

我想起姥姥常说的一句话: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”小时候不懂,只觉得虫子多恶心啊。现在才明白,早起不只是为了“虫”,更是为了那份从容面对一天的底气。那些趁着晨光偷偷生长的梦想,那些在黎明前悄悄萌发的勇气,都是属于早起者的珍宝。

天越来越亮了,远处的楼宇渐渐显出轮廓,像是被晨光一笔一画勾勒出来的。我看着这幅徐徐展开的画卷,忽然觉得,每个清晨都是一个小小的奇迹。无论昨天经历了什么,今天总会带来新的可能。就像那些在黑暗中不屈不挠的小草,只要有一线阳光,就能迎来盎然生机。

或许,生命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清晨串联而成的。每一个早晨,都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在这晨曦中,我们可以卸下昨日的疲惫,重新整理行囊,踏上新的征程。

而我,愿意成为那个永远不会错过晨曦的人,用温柔的目光,迎接每一次崭新的日出。

把生活过成诗

感情的一次深化;每一次共同克服困难的经历,都是对彼此关系的一次升华。我学会了在生活的点滴中寻找诗意。

将这些琐事化为诗意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需要耐心,需要理解,更需要一颗宽容的心。我开始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我们之间的争吵,不再将其视为战争,而是将其看作是一场心灵的对话。在这样的对话中,我们不仅是在争论谁对谁错,更是在通过言语来沟通心灵,来理解对方的需求和感受。

我也开始学会在争吵后主动寻求和解,而不是任由沉默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。我会用一句简单的“对不起”,来表达我的歉意和对她的爱。这些小小的举动,就像是在冰冷的墙壁上敲打出一个个温暖的音符,它们汇聚成一首温柔的诗,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。

生活,本就是一首诗。它不需要华丽的辞藻,不需要复杂的韵律,它只需要真挚的情感和对美好的追求。在这首诗中,我愿意成为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诗人,用我的笔记录下每一个平常而又非凡的瞬间。我愿意与妻子一起,把生活过成一首诗,一首我们共同创作、共同吟诵的诗。

流金岁月

悠远的暑假时光

夏学军

人到中年,一提到暑假,真是感觉既熟悉又遥远。

记忆里的暑假,好像都是盼来的。暑假都在盛夏里,仔细回味,旧日的盛夏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炎热,家里没有电风扇、空调,持一把芭蕉扇就过了夏天。

父母白天上班,便只能把我们姐弟三人送到城郊的爷爷奶奶家过暑假,我们仨得天时地利,疯了一样玩耍。

说来真是奇怪啊,上学的时候天天早晨不爱起床,可是到了爷爷奶奶家,早早就起床,跟着爷爷去地里摘黄瓜、西红柿。在家里的时候我连一只潮虫都害怕,看见菜地里蠕动的大青虫我居然也能“宠辱不惊”,西红柿摘下来随手擦一擦就大口吃起来,洁癖也自愈了。

中午吃过饭,奶奶是决不允许我们出去的,洗把脸、擦擦脚,把我们仨“按在”土炕上午睡。可是哪里能睡得着呢,门前树上的蝉鸣声,老猫在房檐上来回穿梭的声音,风吹得屋门“吱嘎”响,飘动的窗帘,就仿佛“八爪”挠心,令我们辗转反侧。直到听见奶奶去了厨房,洗了瓜果,盛好放凉了的绿豆汤,摆在小木桌上后,我们便知道终于可以起床了。吃了瓜,喝了汤,奶奶便由着我们去疯玩了。

从午后开始,气温逐渐下降,体感舒适了许多。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去河边撒野,去上树,去追着狗子跑,也没玩出什么花样,就是无聊地到处玩,但就是开心。

晚饭是一定要在院子里吃的,一张小小的木桌,桌上都是那时候夏天最常吃的饭菜:西红柿拌白糖、拍黄瓜、蒸茄子、西红柿鸡蛋汤、肉炖豆角,趁着爷爷不注意,偷偷偷一筷子头白酒尝尝,辣得直吐舌头。我特别爱吃奶奶做的过水面条,拌上香喷喷的卤,搭着奶奶自己腌制的糖蒜,多年后一想起还是咂嘴感叹。

晚饭后奶奶收拾停当,我们就在惬意中度过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了。

那时候的夏天,繁星满天,我躺在还留有白天余热的大青石上看星星,弟弟在爷爷绑制的简易秋千上荡来荡去,妹妹在和他争抢,猫咪在一旁看热闹。爷爷把他的竹椅搬到院子里,躺坐在上面吹凉风,奶奶给爷爷沏了茶,拿过一把芭蕉扇,坐在桂花树下缓缓地扇着。手巧的奶奶若有闲暇,就地取材编一个花环、手镯给我戴上,惹得我和妹妹又是一番争抢。待天色将晚,奶奶端出晒了一天的一大盆洗澡水,给我们仨挨个儿洗一遍,抹上又香又滑的爽身粉,换上干净的小背心、小裤头,美美地进入梦乡。

那时的夏天是那么漫长,那么悠远。我真的好爱这样的时刻啊,一家人待在一起,好像时间都静止了一样。

童年是我一生中最美的时光,就在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快乐老家,蛙声蝉鸣犹在耳畔的漫长暑假里。童年的暑假,是由几分钱的冰棍、拔凉的瓜果、蝉鸣蛙声、漫天飞舞的蜻蜓蝴蝶、蚱蚱叫、黑白电视、无边的幻想组成的,绘成我闪亮的童年夏日。

“精读”版邮箱:

yzwbhxd@126.com

